加拿大总督奖获奖作品/1962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首印
之后连续15次再版，被译成英、法、德、日、意、波等15种语言

THE GUTENBERG GALAXY



大师经典 首次印刷50周年纪念版

谷登堡星汉璀璨

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杨晨光◎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www.ertongbook.com

THE GUTENBERG GALAXY

谷登堡星汉璀璨

——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杨晨光◎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加）麦克卢汉（Mcluhan, M.）著；杨晨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3

书名原文：The Gutenberg galaxy

ISBN 978-7-5640-8637-4

Ⅰ.①谷…　Ⅱ.①麦…②杨…　Ⅲ.①社会学—文集

Ⅳ.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4423号

THE UTENBERG GALAXY

Copyright © Estate of Corinne McLuhan, 2011.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1962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Canada.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from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Orient Brainpower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813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010）68914775（总编室）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6　　责任编辑 / 张慧峰

字　　数 / 380千字　　文案编辑 / 张慧峰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58.00 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THE GUTENBERG GALAXY

目录

序 1

001 麦克卢汉的“指南针”指引着电子文字世界的远航

序 2

021 不仅是一本关于媒介的书籍
——《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延伸

序 3

045 有形与无形:《谷登堡星汉璀璨》中相互缠绕的形象与背景

059 前言

071 **谷登堡星汉璀璨**

麦克卢汉的“指南针”指引着电子文字世界的远航

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

1960年圣诞节，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写给他岳父母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起草了一本书。在他所有出版的著作中，篇幅浩大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却有着最干净利落的开头。麦克卢汉一口气撰写了399页的手稿，这些仔细编号的大页纸张可以分为三部分（对他而言，数字3是智慧和精神秩序的一种象征，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本书的真正开端可以追溯到麦克卢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圣路易斯大学（St. Louis University）的执教生涯。那时，他经常与同事、学生、朋友和邻居讨论关于印刷媒介及其作用的观点。1951年，在漫长的酝酿期之后，他经过多次修改的《机器新娘》终于获得出版。随后，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沃尔特·翁以及其他人的那些讨论中。在一年内，麦克卢汉告诉艾兹拉·庞德，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谷登堡时代的终结’[①]的书”，

① 梅蒂·莫利纳罗（Matie Molinaro）、科琳·麦克卢汉（Corinne McLuhan）、威廉·托伊（William Toye）编，《马歇尔·麦克卢汉书简集》（*Letters of Marshall MacLuhan*，多伦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p.231–2。沃尔特·翁在回答一个关于对麦克卢汉的影响的问题时，回答道：“在《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大量引用我在《拉米斯：对话录的腐朽及方法论》以及我的两篇关于拉米斯的论文中的要点……我可以在整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找到大量我们讨论的回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以下简称NAC），手稿卷MG31，D156，沃尔特·翁给罗纳德·A·萨诺夫（Ronald A. Sarno）的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寄给庞德一份包括了18个要点的作品提纲，并把它称之为对大学教育进行彻底批判的“粉碎偶像”工作。

今天，当《谷登堡星汉璀璨》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候，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和延伸已经不可避免地让麦克卢汉在电视和计算机尚处于襁褓时所撰写的展望的视野变得相形见绌，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这本书“粉碎偶像”的力量（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也没有削弱对大学教育进行检讨的需要）。在阅读这本书时，最好不要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后文字（post-literate）社会的预言。这个时代不仅会让约翰内斯·谷登堡[①]（Johannes Gutenberg）感到大惑不解，而且它在21世纪如此迅速，如此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即使麦克卢汉本人也会震惊不已。我们更要把这本书视为一场去理解它的颠覆性意义的旷日持久的挑战。

尽管很多评论家从根本上误以为麦克卢汉是要加速书籍文化的崩溃，但事实上他自己将它总结为：“远不是希望贬低谷登堡机械文化，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须奋力保持它所实现的价值。”[②]《谷登堡星汉璀璨》越来越强烈地暗示读者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而它的姊妹篇《理解媒介》更明确地指出了只有避免过去的错误才能保留书籍文化[③]。潘多拉魔盒不能被关上[④]，也不需要关上，只要我们自问这魔盒中溢出的“礼物”是否会让我们趋于枯竭和贫穷就可以了。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封面上，也许它的题目会让读者以为它是

---

① 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约1398—1468）：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

② 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p.135。

③ “假如经院哲学家和他们那复杂的口头文化能够理解谷登堡技术，那么他们就能够建立书面教育和口头教育的新型综合体，而不是退出历史舞台，让单纯的视觉书页占领了教育机构。口头的经院哲学家没有遇到印刷带来的新的视觉挑战，而随之而来的谷登堡技术的扩张或爆炸在很多方面是文化的凋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评注版，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编，（科尔特马德拉，CA：Gingko出版社，2003），p.103。

④ 在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讨论中提到，《谷登堡星汉璀璨》（p.135）的引文值得三个感叹号。他总结道：“潘多拉的魔盒关上了。”库普兰，《马歇尔·麦克卢汉》（多伦多：加拿大Penguin出版公司，2009），p.164。

一部科幻惊险小说——有着巨大字体的两个大写字母“G”。两个字母“G”相互呼应，白色的字体在红色的背景上仿佛微微发着光。它们就像在一个漩涡中，嘲笑着风浪，拖拽着那瘫痪的驳船。印刷技术通过给予视觉至高无上的特权使五种感官的整合趋于枯竭，而在这“驳船”上就承载着对它的程式化模仿。但这种相互呼应的设计，也是一个易于到达中心的迷宫、一个媒介，代表着原本迷失却要在后谷登堡时代复活的听觉空间和感官互动。因此，这本书的封面所宣告的主题，正与麦克卢汉在他的序言的第一页[①]所宣告的主题相一致。这个主题正是他其后所发表的著作，包括从《理解媒介》到逝世后出版的《论媒介之规则》（*Laws of Media*）的核心。

在麦克卢汉与出版社签订的合约中，将本书称为“谷登堡时代”（The Gutenberg Era）。这是一个可以在正文中找到的表达方式。但最后书名确定为《谷登堡星汉璀璨》（*The Gutenberg Galaxy*），是因为它强调了由印刷媒介的发明所孵化的一系列事件的布局（至关重要的是，本书的第二大部分探究了谷登堡时代的各种文化和历史事件的重新布局，并为探究电子“星汉”所引发的事件以及在一个当今仍然适用的框架内研究媒介打下了基础）。“星汉”让麦克卢汉能够专注于媒介诱发的事件，并引发他关于一系列环境变革作用的主题。

麦克卢汉在他的序言中引用了多位作家和思想家的著述，包括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历史学家。之后，他又补充引用了社会和文化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论述。[②]但是，哪怕随着他序言的结束，随着题为“谷登堡星汉璀璨”正文的展开，所有这些引文都让位给关于莎士比

① “米尔曼·帕里所从事的研究事业，是研究口头和书面诗歌的不同形式。而本书是将他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在社会和政治中感受体系以及思想形态的不同形式。”

② 在给C·P·斯诺（C. P. Snow）的信中，麦克卢汉写道：“这本书（《谷登堡星汉璀璨》）几乎是你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续篇，去阐释（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历史性分歧，无论是在谷登堡之前，还是之后。”引自《马歇尔·麦克卢汉书简集》，莫利纳罗等编，p.284。奇怪的是，斯诺著作的题目并没有出现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参考文献索引之中。

亚、W·B·叶芝、塞万提斯的长篇大论。这正是典型的麦克卢汉的偏好，他更关注于艺术家们的论著，而不是分析家们那杂乱无章的作品。比如，尽管他承认他的著述得益于哈罗德·伊尼斯（参见下文），但与之相比，他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引用要更频繁（他提醒读者，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题——托马斯·纳什，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前后的著作中都明显表现出这一趋势，而他明确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比如说，温德姆·路易斯对艺术有着全新的定义："摒除全部欺骗的生活。"[①]而麦克卢汉也对置于艺术家手中的媒介有着全新的概念："媒介不是玩物；它们不应置于如'鹅妈妈'或彼得·潘式的执行者的手中……技术文化的野马群还没有找到它们的破坏者或驾驭人。它们只找到了它们的P·T·巴纳姆（P. T. Barnum）[②]。"[③]

尽管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仅引用了路易斯关于意大利尚古学派的观点，但他长期以来一直被麦克卢汉作为避免绝对判断（categorical judgment）的榜样。麦克卢汉在他所有的著作中趋向于整合兼综合原则的动力，这与路易斯重新融合雕塑、绘画和建筑艺术的理想不谋而合。在《吼鸣》（*Blast*）杂志的第一期中，作为编辑的路易斯早已详细阐明了艺术家不是动乱的奴隶而是主人这一原则。而麦克卢汉，作为吞陷了谷登堡时代的电子漩涡的导航者，将教谕人们理解媒介的原则，并提供控制媒介的手段。路易斯理解了技术的分裂作用，而他对其的表述完全符合麦克卢汉从《谷登堡星汉璀璨》开始的所有著作中表达的理念。在路易斯的空间概念中，包含了麦克卢汉即将提出的区别了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思想精髓。

就像路易斯一样，麦克卢汉将超越他原本对于艺术世界的美学兴趣，

---

① 《逆风》（*Counterblast*，汉堡与伯克利，CA: Gingko出版社，2011），序言，脚注25。

② 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1810—1891）：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

③ 《逆风》（*Counterblast*，汉堡与伯克利，CA: Gingko出版社，2011），p.25。

而去理解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麦克卢汉与路易斯对于艺术家有着共同的概念。同样，这种概念必然联系着技术不可避免的入侵。两个人作为超然的观察者都接受了直面技术发展的影响的必然性。路易斯关于漩涡的概念，是一张关系到技术和艺术的生动有力的面具。而麦克卢汉把这张“面具”应用于作为艺术，也作为技术的语言之中。

麦克卢汉知道，路易斯认为艺术家时刻书写着未来的历史，因为只有艺术家才认识到当今的性质。但麦克卢汉并不把它当作一种信念，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通过引用和诠释路易斯、乔伊斯、庞德、艾略特以及其他在探究新技术的影响中展现出过人洞察力的人的论述来论证的事实。这些论述为位于麦克卢汉思想核心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含蓄而具有纲领性的表达。相对而言，他总是善于发现、分析思想家作品中的缺点、前后不一致或判断错误。这其中包括哈罗德·伊尼斯的作品，尽管麦克卢汉对他表现出充分的敬意。

仅仅在哈罗德·伊尼斯的晚年生活中，麦克卢汉才和他有过一次精神上的交往。在1920年执教于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s）政治经济系的伊尼斯，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要比当时17岁的麦克卢汉年长许多。正像麦克卢汉一样，由于不同意前人传统的观点，伊尼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加拿大的毛皮贸易》（1930）中拒绝应用标准的分析模型对加拿大经济进行分析。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大宗商品理论。他的这一做法为麦克卢汉提供了可能应用于媒介的丰富思想，即新的大宗商品或自然资源的作用在本质上与新的传播媒介的作用是相同的，因为二者的功能都是我们实际感官的延伸。这个概念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论述中尤其明显。麦克卢汉不仅承认这段论述源自伊尼斯的观点，还包括其他许多作者，包括刘易斯·芒福德、《圣经》学者约翰·L·麦肯兹（John L. Mackenzie）、莎士比亚，以及其他对感官平衡比率这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展开讨论的学者的观点（参见后文中关于“感知器官的经济”的讨论）。

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着同样生动的幽默感以及写作风格。他们不仅

把显而易见的冲突整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强有力的文字打破它们。多年以来，伊尼斯一直致力于追求“荒野中的声音”，而麦克卢汉指出了其中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哈罗德·伊尼斯，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研究因果律。”[①] 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并没有阻止他本人对因果律的研究；他不断地深入研究，并最终可以说：“我本人的作品已经完全进入因果律的世界，是对结果的研究，而不是对价值的维护。我的这一研究方法应该归功于哈罗德·伊尼斯和他的《传播的偏向》(1951)。”[②]

麦克卢汉不仅认识到伊尼斯被人们所误解，也看到了人们所误解他的内容和原因：伊尼斯缺乏艺术上的训练。麦克卢汉准备填补伊尼斯教育中的缺憾。他把伊尼斯在1950年的著作《帝国与传播》视为自己的纲领，并在一封信中向他说明了这件事。这封信表明，伊尼斯的著作和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中的发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得以发展，而且与在《机器新娘》中最终成形的思想框架有着根本性的联系：“您为了其社会和管理寓意而引用的许多逻各斯(Logos)[③]类型的古代语言理论，在当今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的庇护下重现并相互合并。广告公司所运用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概念反过来为这些‘语言的巫术概念’赋予了显著而实际的效力。”[④]

麦克卢汉继续启发伊尼斯，他谈到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美学发现，以及乔伊斯、艾略特、庞德、路易斯和叶芝如何进一步发展象征主义者留下的宝贵财富。但他认识到，即使没有这些知识的帮助，伊尼斯已经“发现了如何以近似于我们时代艺术形态的感知模式去进行他的理论探究”。[⑤]他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哈罗德·伊尼斯，也适用于麦克卢汉本人和他的

①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弗里茨·威廉姆森(Fritz Wilhelmsen)的信，1971.1.18。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致《倾听者》(*The Listener*)的一封信，1975.10.22。

③ 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及神学术语，在哲学表示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神学则表示上帝的旨意或话语。在西方哲学史上，逻各斯是最早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

④ 《马歇尔·麦克卢汉书简集》，麦克卢汉给哈罗德·伊尼斯的信，莫利纳罗等编，p.220。

⑤ 马歇尔·麦克卢汉，《哈罗德·伊尼斯》，《探索》(*Explorations*，1969年，第25期)。

《谷登堡星汉璀璨》。

麦克卢汉提出伊尼斯没有意识到潜在的文化与技术互动的动态过程。尽管伊尼斯在著作中谈到了文化与技术的互动，但他并没有区分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不同。而且麦克卢汉指出伊尼斯极为错误地理解了温德姆·路易斯的观点。但麦克卢汉强调伊尼斯的才华，以及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地归功于他的思想："在读到哈罗德·伊尼斯的著作之前，我无法找到任何关于感知体验的认识论的观点——它是与知识的认知论相对的。"①

麦克卢汉谈到了伊尼斯"对技术革新的心理和社会结果的研究的知识垄断"②。《谷登堡星汉璀璨》《理解媒介》，甚至在麦克卢汉的后期作品的思想精髓里都借鉴了伊尼斯的学术研究："如果你读到哈罗德·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你就会发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表音文字毁灭了古希腊社会，而古希腊人却全然不知其中的原因。"③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出版后不久，麦克卢汉将原本属于心理学格式塔（gestalt）范畴的形－基分析（figure-ground analysis）整合到他对媒介分析的研究方法中，并承认伊尼斯已经在他之前采取了这种方法。他也推测伊尼斯在知识探究的广泛领域中将这一研究方法的发展归纳为结构主义："他所提出的伟大观点是：我们可以通过'是什么力量或行为在保持这整个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样的问题，从而对任何情况展开结构化的研究。我想他是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④那里借鉴了这种研究方法。韦伯曾经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体制。伊尼斯将这种方法延伸到对媒介的研究上。这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易于避免'内

①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劳伦斯·苏克神父（Father Lawrence Shook）的信，1972.6.20。

②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麦克尔·福克斯（Michael Fox）的信，1976.2.9。

③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马克·斯莱德（Mark Slade）的信，1972.2.9。

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容’式的事故。”[①] 而避免‘内容’的错误正是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所形成的思想的关键一环。

麦克卢汉也承认伊尼斯为他自己关于人类感官体系（五种感官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我本人的研究方法，遵循着哈罗德·伊尼斯的模式，是一种关于转换的理论。因此在一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永久性因素的内环境稳定要求各个感官之间侧重的频繁重新分配。比如，一个盲人或聋人会通过加强其他感官以弥补失去的感官。在我看来，新的技术（通过切断术）建立了新的感官环境，这种现象也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②] 这正是《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基础课程。

就这样，麦克卢汉将伊尼斯置于众神殿之中，置于亚伯拉罕·林肯、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③] 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那不可能实现的三头统治之旁。[④] 而他追循着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到伊尼斯的历史之路——是那特别的兴趣，将柯勒律治的影响施加于I·A·理查德斯（I. A. Richards）[⑤]，以及理查德斯的影响施加于麦克卢汉。[⑥]

甚至伊尼斯的措辞“创造力的报复”（盲目于人们最重要的发明形态的作用）也会走进麦克卢汉的著作，成为《理解媒介》其中一章的题目。麦克卢汉在伊尼斯的作品中所找到的特质也贯穿于他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通过箴言警句和镶嵌画的表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读者实现自身发现的期待；对知识专业分科的削弱作用的憎恶；关注形态（form）改变其他形态的行为力量；在社会主流技术的基础上，在他们的社会和心理维度上对文化模式的甄别；以及最重要的，拒绝接受为了读者

①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查克·贝利（Chuck Bayley）的信，1964.12.16。

②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汉斯·谢尔耶（Hans Selye）的信，1974.7.25。

③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

④ 马歇尔·麦克卢汉，《哈罗德·伊尼斯》，《探索》（*Explorations*，1969年，第25期）。

⑤ 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德斯（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英国文学评论家、修辞学家。

⑥ NAC，马歇尔·麦克卢汉给弗里茨·威廉姆森的信，1971.1.18。

的期待而做出任何让步的现代思想。

如果，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整部《谷登堡星汉璀璨》可以视为对伊尼斯著作的脚注[①]，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麦克卢汉自己的《关于理解新媒介的项目报告》（*Report on Project in Understanding the New Media*）的脚注。这部报告是他利用休假时间，为全国教育播音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Broadcasters）所撰写的，在1960年他起草《谷登堡星汉璀璨》之前的短短六个月内完成。[②]

美国的全国教育播音员协会（以下简称NAEB）在1959年6月批准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研究的提案。NAEB第69号项目启动了，而麦克卢汉，正如他一贯的作风，高兴于这个数字可以被3整除。他将这个项目称之为“69号大桶”（Vat 69）。他把自己所属领域内的所有思想都投进这个“桶”里，期望有一天可以更深刻地研究这个命题，从而更充分地挖掘它的价值。后来，他那热情而焦虑的《理解媒介》的编辑会天真地相信这意味着他想采用更有秩序的方式来撰写那本书。而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从NAEB报告中所汲取的思想则通过镶嵌画式的组织形式得以表达。

NAEB委员会给予麦克卢汉完全的自由去设计适用于中学课程中介绍媒介的性质和作用的一门课程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大纲。由NAEB和美国教育部联合出资，由麦克卢汉开展研究，进行采访，并在多伦多的瑞尔森理工专科学校（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帮助下启动了一个试行的媒介课程。随着项目获得批准，当月他便开始了工作，他先来到费城，同哈里·斯科尼亚（Harry Skornia），之后是乌尔班纳的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系的教授们，以及NAEB的总裁，还有作者吉尔

① 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p.50。

② 在《理解媒介》的评注版（Gingko出版社，2003）的附录中出现了来自报告的两段引文。其一是对麦克卢汉以及一个跨学科的同事所组成的小组所设计的实验的完整描述。这个实验用于在教学中对比性地评估媒介的作用。（可以说，它是麦克卢汉本人趋向于回答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所蕴含的各种问题的第一步：在电子媒介的霸权下，如何长久地保持谷登堡时代的价值观？如何避免前文提到的经院哲学家们所犯下的错误？）其二是为了将媒介研究整合到中学课程中的完整教学大纲。

伯特·莱尔商讨项目的设计。

这项研究将占用麦克卢汉的全部时间，而最终报告的截止时间恰好与他假期的终止日期相一致。但他在1959年结束前就撰写出了35页的简要教学大纲。它的开篇是这样写的："当今教师所面对的环境与他们所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①]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充满了对这一表述的回音。

在媒介课程的学习内容中，他将媒介互动的作用、印刷的性质、新的电子技术列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他指出："随着它们对我们认知和判断模式的影响，提高对媒介形态的认知，不仅是一种理解手段，也是一种预测和控制手段。"[②] 这个思想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打下了基础，并在《理解媒介》的第八章中得以发展。

麦克卢汉谈到了将生活现实调整到新的领域所需要的思维规律以及媒介打乱生活现实的作用。他引用了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彼得·德鲁克在他的《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中对于商业目的和教育目的的融合的预见。正如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麦克卢汉强调印刷媒介的力量，引用从拉伯雷到伊尼斯的观点以支持自己关于教育改革的展望："作为人类的先驱者和模范创建者的艺术家们，为理解媒介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它指出了将媒介研究整合于学校课程，如历史、数学、语文等的一个自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这本教学大纲将尝试提供一种全面整合的手段，尽管也会趋向于一些特定的媒介。"[③]

雕刻是听觉空间的模型，而文字是听觉空间的转化。劳动分工与感知生活的部分分解、伊尼斯的著作、抄本文化、印刷术、讯息的可重复性、印刷与透视、印刷与工业——麦克卢汉把这些统统塞进他的教学大纲中。读者亚瑟·威尔斯·福希（Arthur Wells Foshay）认为普通教师并不能理

① NAC，第72卷，文件6，1。
② 出处同上。
③ 出处同上。

解“媒介”一词，这个词需要学者的介绍和解释。他补充道：“你理解它，我也理解它，但在迪比克的那些老师能相信它吗？”[①]

对于麦克卢汉的观点：“在童年对印刷品的学习可以构成除音乐外许多学科的学习障碍。”[②] 福希警告道：“不要低估这段评论会引起的震惊，尤其对于教师们。你会为此而失去大多数读者……你难道不能让这个观点缓和一些吗？”[③] 麦克卢汉并不准备让任何观点变得“缓和一些”，更不用说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他探究各种截然不同的媒介所发挥的作用的起点。在他的行文中有15页都在文采飞扬地论述表意文字与核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预言中国人最终将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擅长非欧几何和物理学。福希预测除非麦克卢汉给予他的观点以支持和展开论述，否则读者会对他的观点抱怀疑态度。

在他为NAEB项目工作的那些日子里的书信，反映出他全神贯注于它所产生的思想。这些思想首先会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然后会在《理解媒介》中得以体现。麦克卢汉在给哈佛大学的大卫·理斯曼的信中谈到了可重复性（repeatability）作为印刷术的潜意识信息在谷登堡之后渗入了西方思想，他写道：“当地球变成了一台电子计算机，而固定视角的文化变得毫无意义，无论它曾经多么宝贵。”[④] 他与彼得·德鲁克讨论在当前印刷技术条件下的动力因果论（efficient causality）和在电子环境中的形式因果论（formal causality）的侧重点的对比。[⑤]

在那段时期，麦克卢汉的许多通信对象都是与他的项目有联系而接受采访的人，包括伯尼·穆勒－蒂姆博士。麦克卢汉只要一有新的想法就会写信告诉他。在这些想法中包括作为媒介明确的基本特征之一的高－低分辨率的对比。麦克卢汉向穆勒－蒂姆举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例子，

① NAC，第72卷，文件6，1。
② 出处同上。
③ 出处同上。
④ 出处同上。
⑤ 《马歇尔·麦克卢汉书简集》，莫利纳罗等编，p.259。

即从乡村的步行者到僵化的都市人来论证单一媒介的进化。麦克卢汉的逆转原则（principle of reversal）作为媒介行为以及作用的一个特征，是贯穿他后期作品的思想基石，在这里第一次与高－低分辨率的对比联系起来。他乐于在流体力学的领域汲取独立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原则。而同穆勒－蒂姆和哈里·斯科尼亚一道，麦克卢汉探究着他视为的重大突破，并推动他完成对媒介的总体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发展于他在 NAEB 的报告中，而形成于他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以及之后的《理解媒介》之中。

在与英国诗人、教授威尔弗里德·沃森（Wilfred Watson），他未来撰写《从陈词到原型》（*From Cliché to Archetype*）的合作者的通信中，他强调艺术家对技术领域的参与，并展开了对诺思洛普·弗莱的学术思想的探究。这些探究不仅出现在他与沃森合作撰写的《从陈词到原型》，也体现在《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字里行间："感官认识的剥离并归向于单一层面在 17 世纪建立了潜意识的新世界。个人思想态度的典型已经退出了这个舞台，而集体性意识的典型则准备登台。"（《谷登堡星汉璀璨》，第 244 页）

为那些缺乏耐心的读者，麦克卢汉在《关于理解新媒介的项目报告》的定稿中，将他所有的建议归纳为明确的一点："对媒介模式的研究，从而将所假设挣脱潜意识的、非言语的王国，而服务于人们深入探究、预测和控制的目的。"[①] 这里所说的"深入探究"无异于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向 F·R·利维斯学习的探究的批判方法；它的背景与目的也与 I·A·理查德斯的课程相关联。

这个报告的前言将人类的言语作为一种"主要技术"；这一基本观点不可避免地也出现在了《理解媒介》中，尽管不是作为这本书最显著的特征。麦克卢汉赞扬美国的语言学传统，但发现它在技术上的研究手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一种媒介侵吞和剥削另一种媒介是理所当然的吗？"《麦克卢汉的冷与热》（*Mcluhan Hot and Cool*），杰拉尔德·伊曼纽尔·斯特恩（Gerald Emanuel Stearn）编，（新纽约：新美国书库，1967），p.160。

段过于缩手缩脚，而麦克卢汉则强调艺术和技术的不可分离。正如索绪尔（Saussure）[①]将符号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发展的背景，他在语言学未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之前推迟了进一步的研究，媒介为麦克卢汉从理查德斯那里学到的语言观提供了背景。不像索绪尔，理查德斯和麦克卢汉都超越了他们最初探究的领域而步入召唤着他们的更广阔的天地。麦克卢汉仅仅在他 NAEB 报告中题为“新批判主义与新媒介”（The New Criticism and the New Media）的一节中以最微妙的方式提到了这种对比。

完成了他当年的工作之后，麦克卢汉对他的 NAEB 报告进行了最后润饰，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他非常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并明确地指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假如第 69 号项目只不过发现了任何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它可以充分证明比预算多出几倍的支出是合理的。因为，直到‘内容’原则作为媒介之间的一种错觉这个事实得到人们理解之前，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着衡量媒介之间的内容转移的徒劳努力——就好像这种内容的转移像齐诺（Zeno）的箭一样，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实体运动。这种‘内容’的错觉同样吸引着本该关注于媒介的作用和形态的注意力。”[②]麦克卢汉是从他的研究中获益的第一人，正如他在报告中“我所学到的”（What I learned）一节中所坦率承认的那样。

亚瑟·威尔斯·福希和哈里·斯科尼亚都是麦克卢汉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鼓励他继续深入从 NAEB 项目开始的研究工作。他的发现具有如此诱人的吸引力，不应该空留在报告中，放在架子上落灰。他看到了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并写信给了哈里·斯科尼亚：“当我们所有的感官得到全球范围的延伸，你就拥有了一种典型的游戏或娱乐情境（参见《谷登堡星汉璀璨》第 244 页上方），从而保证了全人类的最大程度的

①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他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现在一般通称为符号学。

② NAC，第 72 卷，文件 6，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